

蘇清樸集





縈清樓集卷二 記序傳

東湖楊毓秀子堅甫著

受業黃穀元校刊

宜都一覽亭址記

楚之上游接夔巴怪石亂峰猙獠萬狀擠立萃處與之偈者如日
 與險惡人對心嘗惴惴無舒容故山之峻且險者不足以抒懷騁
 目下則千里平原水與天接望之莫極趣反易窮故地之平且遠
 者瞻眺亦無可為樂宜都界乎險夷之間者也去年館於其城之
 西北隅館右隙地近城有高阜與城齊披榛莽而上頽然亭址存
 焉詢之則前明所建名一覽亭者修而圯者屢矣望城外清江繞
 城而南大江自西來會中有數十里地平如鋪席瀾翠浮青餘光
 澹水樹際村舍鱗次隱見宋山橫當其中左右兩江夾岸地若浮
 空無依江外則萬山圍而如屏峻者峭拔平者舒秀布置遠近巧
 中程度而亭實總覽其勝每載筆之暇向晚風清石礎坐觀帆檣
 上下亂如翔鴉淡煙遠樹輕痕抹墨牧笛水調逐風流響莫定所
 出遠山夕氣千詭萬譎轉眼變觀而圭稜不露偃仰婆娑倚樹而
 哦與萬象遊心於太和忘其身之客與家也噫以茲亭之湮沒於
 荒煙蔓草風之摧雨之蝕土木之彫落幾閱歲年矣邑之人士遊
 宦而來者曾不一賞其奇而興其廢獨得寥落岑寂如余者晨登
 而夕覽焉又無其力而檜楫之而瓊甍之使得翹然異於一邑之
 中斯亦茲亭之不幸矣然是亭也其址尚存其勝具在猶使余晨

縈清樓集卷二

一



登夕覽以遣余愁而破余寂設使無荒廢之感而輪奐常新輩革如故則必爲貴介富商所賞玩之場鼓吹噪聒酒肉薰騰余亦安能假館於茲嘯雨吟風窮日夜而獨得其樂也庸詎知非茲亭不幸中之至幸哉宜都之歸獨於是亭有惓惓者故追而記之

王子壽先生曰設色鍊格皆規榭柳州不惟得其似且并其神與骨俱得之

遊宋山記

宜都之宋山其始曰嵩山相傳趙宋時有宋氏女於此學道飛昇去乃易今名山之半有古刹曰法泉菴又曰博伽室明初僧月堂鑿池於庵右題曰開池種月天旱月堂諷經禱雨山湧泉出更寺

紫清樓集卷二

二

名曰龍泉萬曆時荆藩惠王及妃賀飯依象教求得宋山僧墮宗迎入宮講難宗乘崇禎二年王命以銅鑄佛像十二於是山供養九年賀妃又手書華嚴經八十二卷藏之宋山之名由是顯同治四年余以勳輯志乘來宜都詢邑人士山水之勝者僉稱宋山指城西北鬱然而蒼崑然而秀者是也屢欲遊未果十月十八日譚君星垞自佷山來造館邀余暨張君惕臣渡清江過鮮于君虎臣家主人畱小飲歡甚畢飲主人興未艾也謂客曰宋山距此僅二十里許盍乘醉往探乎遂欣然往夾路岡巒起伏行逾遙山逾密山上霜葉丹樹與夕陽相閃爍及山麓日已暝穿叢林紆徐而上路坦衍無絕險者北轉髣髴見寺刹至則夜景沈黑寺門扃矣聞

天吠山僧秉燭出導客人精舍具酒餼夜半離席啓闔出視殘月初升光露林杪涼颯瑟瑟振動柯葉琤琮絡繹恍若有吹笙驂鶴者自空而下也立談既久嚴霜砭骨乃入室藉衣臥質明聞梵音起禮佛殿宇三成佛像莊嚴圓光美滿悉惠王所鑄僧陳篋發賀如所書經視之瘦勁秀逸兼右軍率更之妙他所藏經亦數百卷時暫不暇閱遂出寺窮探朝霧猶濃遙眺無所見僧指視寺右洼處則龍泉在焉寺前香爐菊花二峰皆回抱拱向與山勢似斷而續迤而東有巨石高數丈屹峙如臺云爲仙女梳妝之所石前廟祀仙女石下卽來時路也山之最高者曰孤峰頂在寺後自山麓至寺三里寺後至孤峰路與敵上多古松蒙翳天日山徑榛莽蔽

塞遊者有難色時張君興獨豪賈勇先登眾隨之行里許憩林下僧云是間有煉丹井仙女煉丹於是往視則井沒草蕪遺跡僅存復行百餘步至頂山瘴初消晴旭下啓俯視眾山皆部婁矣獨山陰佞山諸峰崢嶸攢蹙貢奇獻瑰與爲低昂夷水湧出亂峰間環山而東數十里如束帶水光日色相薄射目不能正視邑城市塵隱躍墮塵界中怪木異卉葳蕤蒼蘗延山被石四時如春撲翠飛青映人衣袂環視他山頽容槁色觚稜畢露乃知冬令未改也見炊煙起乃共返入寺朝餐而歸鮮于君曰是山自宋元以來頗多軼事然未有前賢題詠載其事者且茲遊亦非偶然君盍記之蓋山之有寺始於元大德間明嘉靖時邑人李振增葺焉後惠王拓

宮而大之 國初燬於滇逆僧光仁募資重興其山左仙女廟則
雍正時僧浮寄子建也是遊也余於鮮君家得明季僧博達者詩
文數卷博達少而積學祝髮於峩眉山飛錫青林寺曾歷劔門遊
邛犍夜郎西極雪嶺故其爲文卓然可觀然詢之宜邑人少知之
者得此讀之較宋山之遊尤爲偉觀青林距宋山尙十餘里請俟
他日往探焉因並誌之

王子壽先生曰靈動奇逸亦自柳州脫出末路牽引明季僧博
達似欲壓倒宋山意外出奇尤爲結構之妙

韞美樓記

同治庚午余爲子和弟買得鄰人張氏之宅以年長將授室舊屋

榮清樓集卷二

四

褊狹不足以容爲購此宅使奉母居焉蓋先人意也未及遷而以
六月水變牆垣半圯旣葺而治之矣宅旁有學舍舍上有樓破瓦
敗椽背江城而峙爲高其址五尺仍其舊構而易其腐朽將率諸
子讀其中且備峽漲之不虞樓舊無窗櫺隘甚簷際至不能立人
迺相近簷可平視處去椽與瓦敞其上呀然若張巨吻於是夷陵
山水昔稱天下最佳者咸跳躍爭附若恣斯樓之吞噬則讀書之
暇登臨而偃息者也夫侈土木之美者必蘭橈桂棟飛甍雕楹極
天下之恢詭巧麗以爲奇也而余之治斯樓無侈雲構無創偉製
支吾撐拄側處乎葺屋窮簷而無異焉則非特不足畱貴遊者之
一顧卽城闕往來觀者未嘗不誚其陋然而遠挹巫山之雲氣近

矚岷江之洪流蒼莽浩瀚竟四時而不窮其變亘終古而莫竭其源入其中以望又未嘗不以爲極人世恢詭之觀因以知天下有樸外而文中者非有深觀於內則無由知其美而無怪以爲陋也士之包孕羣精含蓄鉅細積於內者深則雖外鮮文飾布衣草服而詩書發爲光華精彩見於眉目殆與茲樓相類吾曹正宜求所以與斯樓稱者亟亟內修之不暇而肯與夫貴遊子弟爭土木之麗而誇結構之奇哉此余所爲以韞美名吾樓也噫吾先人嘗苦世務之累思得閒處用以息心研慮而不果今先人下世忽忽葺月矣白雪在望與天無極每撫斯樓而不禁欷歔也然則吾曹有清閒可以悉其慮有高敞可以擴其胸將垣墉以道德而丹雘以文章用宏先人之業大啓爾宇而斯樓之美又可終韞也耶是固所望於弟與諸子者閏十月八日子堅記

王子壽先生曰一斛水藏蛟龍文之引人入勝包含宏大乃覺其中空洞何止容卿數百耶

黃秋宜峽江紀遊圖記

黃少尉秋宜以官事駐府治上游三十里平善壩三年矣其始過郡挾所著黃山紀遊見訪往來皆不值後嘗郵書通問未面也黃山爲皖奇勝其峰三十有六皆嵌空透露窮極化工之巧少尉居鄰其地常徒步裹糧造幽險竭旬日之力糧盡始返可謂有山水之癖者矣夫人之好天或靳之必其好之弗深有深好者天必不

靳其予少尉老矣屈首下吏又從事崎嶇深阻之間此豈非俗吏所甚苦而不能一朝居者哉比寄其峽江紀遊圖來索題且先之以詩乃知年來精神愈強腰腳彌健方且溯怒湍攀層巖窮日夜而不厭謔詠之不已又爲圖以誌之造物者殆將使之隱於吏以恣其好乎余偪三峽而處恆以人事之牽不果遊遊焉而返往匆遽不能盡其致况其遠者愈不可期矣今少尉以官事爲名無要重之寄又得微祿以資之非有如遊黃山之勞且費而凡煙雲之變幻水石之盪激可以饜飫其耳目者咸可以臥遊致之也以方之奔走形勢之徒不且如在蓬壺方嶠間哉而又烏知其年之老與其任之微也哉方將買小舟溯灘而上案圖以求之竊恐山深雲密終迷所向也

龔定予先生曰有逢源之樂品格最高鈍根人不能道其隻字繼芬文會記

同治壬申之歲河陰王公笠甫來攝府佐篆而長陽譚君金皆亦來館郡城金皆素負才氣近十餘年從戎幕牂牁沅湘間無所就而歸歸則詩卷積寸許皆清道激越之音談論風發豪氣不除王公以艾年學爲詩古文下筆輒有奇氣問字商業恂恂如書生迥然非世之文俗吏比二人者與毓秀晨夕過談多涉風雅間有作輒以相示然毓秀雖與於論文講藝而以俗務填胸臆不操觚者年餘矣仲秋之朔王公忽走使持柬招金皆與毓秀飲且曰將爲

文會至則具盛饌禮意維勤酒半起曰吾幸借諸君子之餘光得
廁斯文之末然自顧衰頹無能爲役迴憶往時馳馬擊劍奔走京
洛涵跡宦場荏苒之年華爲可惜也又竊美二君之春秋盛而志
力強也豪傑之士能自奮興况二君才學素裕駕輕就熟豈假推
挽且余亦非勝任將伯者然旣自有今日之悔又不得不過爲二
君後日之慮何者大業甚盛年光如流未來之時弗知惜耳古有
日從事鞍馬而簡編不廢身勞於耕樵而誦讀不輟者心苟純一
卽事煩不能擾志苟堅定卽境迫不能移二君之才於古人未多
讓所遭之事與境未必較古人爲煩且迫也此余所以有進於二
君者也夫法不嚴不足以警惰功不恆不足以致遠請自今始日

讀書若干必有定程月作詩文各二首卒業以五日爲斷其朔望
日則余備小酌一相聚晤以各盡問難辨晰之致蓋以文會友之
遺意也後進有興起願附會者聽其不如約者有罰余將居於監
史之列以佐二君之成業也然余日聞新義月得異解漸染薰蒸
則所謂有志而力不逮者未始不有資於二君以補余今日之悔
二君其有意乎且是郡爲騷人舊國余幸得佐治是間又得二君
能以文藝相切劘騷人之遺芬餘烈祕而不發者蓋幾千年安知
不待二君之啓而洩之也余且將與有榮焉請名斯會曰繼芬其
可僉曰接武古人眾未之敢任然公以謙沖之懷盡善誘之方求
之名儒宿師且難是吾等所宜以師道奉之者也敢不勵以承命

遂暢飲極歡而罷毓秀曰是會也不可無記請卽記是以創之歸而記之如此且繫以詩曰

屈騷之英產我峽邦厥芳久祕充塞棘荆公來佐治古心是抗鼓其頽力耨耨是營九畹之滋暢於秋霜芬馨所鬱歷老而彰更錫爾類被以惠風憂其蕉萃務培其傾期其秀實務養其萌我有奇卉將就萎黃公勸我漑毋俟其傷我有蕙晦久屏蕪荒公督我耘旣鬱而昌惜公庖代瓜期將望待移爾芬揚於

天廷豈伊推暨罄此隅方感公盛意蘇我眾芳務彊根本固我精英峽水悠悠頌芬維長

柏灣種樹記

紫清樓集卷二

八

自郡城渡江緣姜詩溪北岸行六七里望南岸有水會流爲白馬溪復渡溪緣行可十五六里有山忽下迤爲小洲如布長席溪流往復抱洲而來洲傍山谷轉入作偃月形者則柏灣也柏灣環山爲垣其中平壤闊者廣百餘武長不能一里山勢屈伸復爲小灣者五堰灣窰灣杉灣朱家灣其一則住宅也山多柏故統以柏名柏之外松杉槐櫟檀柳檉桐竹果則枇杷橘柚桃李柑栗棗柰橡藥則天門冬麥冬葳蕤何首烏女貞百部半夏金銀花款冬之屬皆其所舊產者山瘠土薄樹色蕭索夜月穿林倒影在地枝幹皆歷歷可數顧其境不待縋幽造險無高巖巨壑而僻靜掩藏自與外人閒隔是則隱者所怡悅也咸豐間兵警頻年播遷辛酉

之歲先君子命伯兄築室其中次年室成奉先王父孳家來居甫半載以離市遠所以奉甘旨滄灑者不便於取攜仍遷入城而寇氛亦漸息矣光緒之四年毓秀遭喪明之慘家居鬱鬱復遷居此緬惟爾時重闈團聚壘簾廢倡之樂蓋已不可復得卽環山之柏佃者不節於斧斤零落亦幾過半矣特其山容之俯仰樹形之清瘦以林疏而奇益顯又曩所手植宅左修竹已蔚然成林宅前桐兩株高三四丈矣嗚呼人生少得八九十者而樹木之偃蹇於巖谷苟無斬伐踐牧之傷或且厯千年而如舊人亦何苦以百年之身斲戕於情欲得喪之中曾樗櫟散木之不若也卽使勲業文章古人所稱比壽天地齊光日月者亦未必終無盡期而况爲碌碌

者之營謀哉毓秀山居經歲矣身旣遠於機械情復淡於華靡惟日與草木爲緣喜其無思無慮而天機自暢有足裨吾心性之養而可長引爲良契也因畱意於樹藝博求其種類而徧植之宅後近左山腰有平地數弓因自山下開曲徑通之略加墾闢爲露臺置石磴石牀其上可坐可茗環臺列五松皆直幹參天每清風振林攜琴孤往搏拊之聲與松濤相應答也臺之上雜樹紛羅下則石砮戴土疏剔土石以爲花嶼異卉美植被於石隙高下疎密隨其位置可爲臺助觀覽焉其他叢灌之木各相土地陰陽之宜不拘方域也春雨旣零鋤漑方興將於所新植者時日處所一一誌之以備考察而先序之如此己卯二月初十日子堅記

養志圖刻石記

先王父之懸車夷陵也先君子以郢縣訓導棄官就養蓋侍養林下者十有四年膝下孫曾近十人嘗繪圖曰養志圖列清泉美蔭先王父坐磐石上先君子奉杯茗垂髻者旁繞紛戲蓋紀一時家慶云當咸豐之世夷陵兵警水患頻仍先王父年躋大耋先君子奉親攜家小轉徙躋涉於山谷谿澗之中倍極疲苦迄無甯歲然庭幃歡聚之休亦無時而不在也自王父卒後二十年閒父兄卽世而毓秀兩子皆相繼天殂每展是圖不堪身世之感顧秋霜春露祭奠而外猶賴有是得時追想吾先人之音容警欬也後之人仰儀範而展孝思則圖之所繫尤重况先王父爲夷陵不祧之廟

榮清樓集卷二

十

先君子爲經營初基之祖水源木本萬禩不忘區區楮幅保能勿壞而不圖所以永存者哉柏灣廬舍父兄所舊築嘗奉王父避兵半載於茲當爲先靈所棲託而毓秀又來居近十年日與其次子崇準讀書之暇喜事樹植繞屋梅花數十株雜卉嘉果數百本山谿迴合室宇爽塏靈之遊止尤不落寞今準兒復下世月餘矣吾知日隨先靈徜徉泉石花竹間而更忘其親之悲也爰摹圖中兩像刻石嵌之堂壁俾後嗣歲時祀享瞻仰不替云鈞摹上石者長陽張榮澤刻之者兄子存澤也光緒丙戌秋八月次孫毓秀謹記

柏灣花神記

夷陵隔江二十里曰柏灣者士人楊直生隨其父讀書種花於此

梅桃蘭竹之屬種類數百紅紫相續開謝盡一歲未嘗一日無花
皆與其父所手植也直生有操行能文章弱冠卽死死而爲其地
之花神見夢於其友長陽張子潤爲述死時帝命之曰汝本上界
司花吏凡遇諸佛演說法義則率諸仙女散花下界俾大千眾生
歡喜欣愉發願洗心以皈淨業汝實職之往以簿書不檢小謫人
世當三紀且當以能詩擅聲於時疇速汝來司命者有罰然旣死
理無復生念汝孝義赦暫還柏灣總領羣芳密邇而家得時瞻依
爾父母顧視妻子如生前會歲月至還汝舊職其敬俟後命毋怠
茲蒞事伊始筵樂盛張眾花神咸會心念故人敢邀以往因相與
行至園中庭宇軒敞傍山附巖亭榭累疊都非舊觀有女鬟百輩
皆清容妙選鬪草撲蝶三五爲羣遊戲花下見賓至皆振衣歛容
依次班列各手把花枝以自別識豐容弱質濃抹淡妝咸稱厥施
步履所經香縈衣袂直生引子潤入分庭坐眾女郎亦隨入肴核
旣陳樂技紛作輦舞輕歌靡曼蹁躑眩惑心目酒半起視外庭則
香霧彌天羣英齊放四時佳興備萃一日禽變于鳴林炫萬色與
庭中歌舞相酬答輝映也相與執手踟躕者久之直生乃曰今日
良會惜君意中人不與得不心歉耶聞君在此當能致之乃折柬
付小鬟去有頃見綠鬢紅袖者數十人擁肩輿至褰簾起出明眸
膩頰顰蛾微斂逡巡就坐觥籌甫及隨來者亦皆作伎侑觴子潤
略展殷勤致別意啓脣輕膺一二語外惟低首含睇相對脈脈而

已正神意癡迷間忽聞風聲振林落花亂撲筵際歌闋人散意中
人已不在矣心甚惘惘乃同直生出步池畔則見殘月射水四望
無翳直生喟然曰既受死時之苦惱復焉事死後之快愉然有前
者之繁穠正不可無此際之清曠也遂相與坐石磴聯句得十餘
韻多作解悟語直生有句曰乃知天外始爲空太空非空強名空
子潤曰仙乎仙乎自以今日之會悟色空之旨矣讀君句妙解乃
出人意表因戲謂曰吾聞神者能禍福人今君亦神矣當示徵信
直生曰必欲驚世駭俗若蔣山羅池之行素所不躋雖然遲日當
小有驗也遂與作別子潤捉直生臂大哭時直生父與子潤聯牀
臥聞哭聲呼子潤醒具以言蓋光緒丙戌七月二十日夜也越日
果有葭葦戚陳氏子過柏灣偶折園中桂枝登時頭痛身熱禱之
始愈又越日復夢於子潤曰日前作劇非弟所樂以君言聊相戲
以爲驗耳然有能祀我者我能使其文采燦發花植滋繁君藻思
當益進後遂常見於子潤之夢云子潤以爲直生生時年少而
聰明正在夙根非淺死而爲神誠無足異將擬造石像嵌巖壁祀
之而以佑宮之辭請於其父子堅乃爲詞曰

山樹深兮鳥鳴幽神之止兮雲油油下長空兮乘采虬辭玉京兮
來荒陬隘一壑兮萃羣芳魂歸來兮足徜徉雖人神兮道殊永朝
夕兮親傍羌死生其可齊兮夫何司命之能爲殃餐菊英兮酌桂

醕神之醉兮軒軒舉荷衣兮蕙帶飄飄兮容與張翕萬卉兮神所
主芳菲菲兮散花雨晨出兮暮歸薜荔爲牆兮荆爲扉園有華兮
廬有書儼生前兮恆歡娛會頡頏於上仙兮終返旆乎天衢

滎清樓記

杜子美詩有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豈不以其出山而濁曾
不如在山之清哉然而極水之量必將沛江河任舟筏宮蛟龍興
雲雨變則爲洪濤駭浪奇則爲海市蜃樓是豈谿澗之流溶溶涓
涓者所能致哉是必漸漬於決滌浩瀚大其勢以神其用則正不
害其爲出山之濁也若夫在山之泉足以供啜飲資鏡鑑潤數畝
之禾載三人之航而止耳水雖清亦何濟於用哉孔子曰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言人之自取乎水也吾則以爲水之清濁亦聽水之
自取耳夷陵西岸入五里有雙谿交匯以達於江者山嶺然夾兩
水而峙山麓舊有廬谿環其前當門遠岫煙巒屏列如畫余愛之
光緒辛卯之秋卽其地主買而居焉因卽室右爲樓以俯清流而
顏之曰滎清方兩谿之未匯也相距甚遠其勢皆可自達於江乃
各灣環屈注以相附合若有意預爲期會者焉其旣匯也又復迴
折數遭始入江流自樓上觀之往復如拖帶恬緩如止水玩其迂
道遲行之意若有不忍遽淆其清者焉若有不肯徑投於濁者焉
是將徒欲全其清以自潔歟抑亦終於匯巨浸興雲雨以膏澤萬
物而故迂其程以有待歟然當盛夏江漲阻遏谿流瀦爲大湖瀾

漫數里行舟入之蜿蜒循乎深流帆檣往來梭織翼翔紛投錯出
時或天變晦冥風起浪興煙霧鬱積蛟龍騰躍茫不可辨轉瞬之
交雲開月上澄波灑激湖淨如鏡江水之濁者能過其流而不能
絲毫擾其清然則不待出山而水之變態已悉於斯樓之所見矣
彼亟亟於出山者且將自納於垢污猝然遇狂飆阻灘石激爲惡
浪洶濤漂禾沒廬折舟檣隄防爲世巨患則何如柳子厚所云
善鑿萬類鏘鳴金石者猶可偃息於清流以自善也子美之詩誠
有味乎其言者作縈清樓記

舒公隄記

岷江自蜀入楚束以三峽流有經軌江陵以下田廬千里悉恃長

縈清樓集卷二

七

隄爲衛而沙津瀕江列肆當水之衝防鄣尤亟宋熙甯中鄭獬守
江陵始創修築厥後商旅輻輳物力充盈 國朝乾隆時復於上
游建石磯以殺水勢故每夏漲薄隄他處不時有潰缺之虞而沙
津近市十餘里鳩其林總冒風濤操畚鍤以與陽侯抗金鼓雖頻
涉阡危鮮有敗事抑亦富庶之足賴也近者江心日淤以高市集
日盛憑隄結宇居民無慮數千戶每有興築憚於播遷施工爲難
故其隄反較他隄爲低下水易侵溢則所以爲桑土綢繆者或猶
闕焉光緒某年爲太守舒公涖荆之某年來相度隄工以爲沙津
財賦之區闔郡精華所萃而隄顧瘳隘若是非所以固邦本也請
於大府加修築焉又曰築隄以衛民役甫興而附隄居民先使其

蕩析廢業尤非政之宜也因建議於隄外壘石爲牆實土其內隄
加高且厚而民悉安堵如故其明年復於其下登石爲礮岸以擁
之隄基益牢而水之盪嚙者不爲害凡爲石牆之工起某處訖某
處量之得若干丈經始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爲礮岸之工起
某處訖某處量之得若干丈經始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兩役
綜費緡錢近十萬出歲修之常征不另取於民其不敷用者尙萬
餘緡公悉捐廉以足之隄成市民集資以償公曰吾自守茲土求
所以盡心於民自問常歉是區區者尙欲取償於民是重吾歉也
力拒不受始公之來民咸以爲謹愿人耳及其爲郡數年不事更
張不尙操切無擾於民民咸安焉迨是役之興爲民計安便規久

遠聲私橐以佐公用懇懇勤勤常如不逮而後乃知公爲能得政
之體要而盡心於吾民者至周且篤也夫必其政之大者遠者而
其求利於民無私於己之願始偶一徵於設施而平時率其僚吏
與臨其民澹焉泊焉略不一競於名譽惟本此安靜恂恂之懷與
民相孚於寤寐故雖以盈萬之債不取償於民而民益深信其出
於愛我之忱而不疑其鄰於世吏矯廉沽譽之舉此在公正未暇
求諒於世人而民之身受其賜者有不愈深其愛戴者乎隄非創
始於公而民咸曰其圖之鞏固貽我民以萬世之利賴者前之人
未始有是公蓋以因爲創者也遂名其隄曰舒公隄相與伐石紀
德用永公之慕且貽來者鑒焉公

旗人名舒惠字暢亭荊州

爲毓秀故郡戚舊往來道公之治行甚悉因以刻石之詞請毓秀
嘉今之世敦尙古良二千石之風如公者誠難能而可貴也故樂
聞而記之

白鹿精舍記

於戲水源木本之思謂非人生所最重哉又况其爲明德之後哉
巴東朱君驊軒宋徽國文公裔也文公嘗講學白鹿洞而巴東近
治亦有洞名白鹿驊軒因取以名其精舍示無忘先德焉而驊軒
先世爲文公十七世孫曰某公者自婺源官浙之烏程令烏程文
公長春書院在焉罷官因畱居烏程然則驊軒之念德不怠自其
先世已然矣其來居巴東也則其曾大父某公自烏程以通判筮
仕來楚始寄居夷陵繼乃隸籍巴東巴東之有白鹿洞又不期而
自符者也毋亦文公之靈爽嘉其子孫世世毋忘先德冥冥中有
以引而相之者歟不然何其命名之適合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驊軒之爲人豁達伉爽不苟去就嘗一
權羅田教諭篆才數月耳能當官行於學校多所振新將去官邑
令爲牒請大府畱以自助邑之生徒咸依戀不忍其去也此非其
有所植於中而應於外者乎非卽其念祖修德之一驗乎貞此志
以往居今日白鹿之舍肄舊時白鹿之傳世守而勿懈焉根深而
實遂源濬而流鬯將丕振先緒而承膺多福不在其身必在其子
孫矣驊軒其永念之哉

峽江灘險記

楚蜀之交三峽之會水石凌薄灘險碁布其地跨宜昌夔州兩府所屬經一州六縣而尤險之灘楚境爲多溯江而上入東湖界爲虎牙灘萬灘之經始也北岸峭壁豎立其下巨石梗流鑿壁繫纜舟援以進灘急則避而南循荆門十二峰而上歷宜昌城抵南津關兩山對峙如門曰峽門入峽門爲楠木坑水漲石激成泡漩上流則下牢溪水卽焉爲偏腦爲神龕子兩岸山如齒牙相值齧江而流狹爲石牌爲黃纒洞其江岸之勝則扇子峽蝦蟆背天柱山可流覽爲南沱三漩漩起必蟬聯三疊始竟舟行墮漩中旋而上碎爲柿夏漲最險處也爲無義灘爲查波爲紅石子爲三珠紅石

最險南岸高嶂其上絕壁周環若樓櫓城墉端矗雲表者黃牛山也舟行望此山數日而始抵其麓山麓有古刹祠黃牛神峽至此勢忽張水稍緩然江面亂石撐拒正如荏苒之雄三羣五聚搪突嘯呼迫人於隘者觸處而是爲鹿角爲虎頭鹿角上下相倚虎頭左右對觸爲鍋籠子爲獺洞子爲羊背爲齋公石皆石也其瀕江一石人立曰黑岩子東湖歸州分界處也爲空船峽空其船乃得上載重則窒於石矣其峽則削壁排霄仰視無際壁上石贅懸若肺肝然故亦稱牛肝馬肺峽焉爲射紅磧龍馬溪當其上游爲新灘古所無也趙宋時山崩石壓江心水涸湍急下灘之舟羣橈齊奮冒石坎倒擲船尾而下復旋折掀簸而始出於險凡三入三出

於險而灘始盡故稱上灘中灘下灘云其上水則役夫牽纜蟻附
援緣而進灘之上白狗兵書兩峽對峙亦高出雲表其北岸上流
則興山之香溪水卽焉爲鋸齒磧爲三滾灘爲金盤磧爲下石門
爲屈原三泡上有屈公祠宋玉宅爲蓮花三漩爲烏牛石過歸州
城爲人鮓壑一名叱灘有石梁九道橫江底爲上尾灘自鋸齒至
上尾皆極險上尾之上流有溪出南岸巨石崩劣如劈獨當溪口
四空無依舟中望之若乘流而至者石上有廟曰流來觀爲洩灘
與新灘冬夏相代爲難險亦相埒也爲上石門爲八斗灘爲牛口
入巴東界爲青竹標灘假蛇名名之也蛇行疾灘流像之爲母猪
灘巴峽在焉其對峙者曰門扇峽與空船白狗諸峽爭爲雄長爲
火燄石石形如火燄江激雷怒聲聞十餘里爲腹里灘爲新崩灘
其夾江之山曰鐵棺峽亦石壁千仞半壁有黑石如棺形爲布口
袋楚蜀分疆於此於是入巫峽矣三峽皆化工之創設而巫峽尤
奇余兩入峽皆未之及聞諸游者則云其中天閃孤光石氣森寒
劇目慌心殆非人境蓋自此至巫山縣城山益雄而稠流益偪而
勁譎誕肆變不可以狀故稱大峽云其中險灘爲道士冠爲小磨
大磨北岸則巫山十二峰秀削攢天如筍朝雲翠屏上昇飛鳳四
峰最勝舟中可望者九峰耳爲庫套子爲跳石灘爲篋望沱夏漲
灘水作十丈大漩蜀灘之最險者上有神女廟焉過巫山城有望
夫石其最高之山曰陽臺山頂有高唐觀爲下馬灘爲獨樹子爲

龍寶灘爲荒張背爲升子岩爲虎鬚爲黑石入奉節界爲瞿塘峽爲灩預堆灩預一石峙中流據瞿塘之上周二十丈水涸時高百餘丈其北岸卽白帝城赤甲白鹽之山夾瞿塘而峙焉瞿塘之險兩岸亂石委積數十里舟穿石罅中瞻左矚右趨避巧捷偶一失手舟糜石上其行止則占水勢於灩預之大小諺曰灩預大於馬瞿塘不可下灩預大於象瞿塘不可上灘自瞿塘下至虎牙舟行所經七百餘里山則劍矗戈磨水則雷奔電駛鼓棹逆流鉤稜宵隘與水石相控搏進寸退尺難於登天諺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也及夫春水初漲乘流而下篙迎柁振望兩岸山如風檣陣馬目不假接萬灘之險竟日可周則又太白詩所謂千里江陵一日

還者也然其安危亦立判呼吸間自夔城而上石疏湍弛灘險亦時時而有要不如下游之悍迅矣其著者奉節則尙有八母子哪叭高桅子雲陽則有龍洞溪磁莊子東洋灘萬縣則有巴陽峽徐那洞長沙尾黑箱子使君灘明鏡灘至湖灘而險竟云余居近三峽僅至黃牛而返嘗以不得竟其奇爲憾今老矣恐終難償此願得近世所繪峽江圖事甚悉因按圖以備誌灘險亦閒及山水之勝用當親歷且昭戒於行李焉獨怪天之設是險也豈故爲陷窳以貽人害哉昔禹鑿龍門身化黃能以卽功勤瘁備矣而其導江亦有黃牛助功之說當其時曷弗取此層崖疊嶂而悉數鏟除而必畱此以怪駭震蕩於人世哉後此數千年亦未聞有纘禹功而

爲之者至道光初鄂商李本忠以懋遷往來峽中致富慨然請於朝捐萬金以致力於灘險於是查波紅石以暨瞿塘黑石燕鬚石板凡礙舟行者次第剗水勢爲衰行舟稱快然其時土人多持風水之說用阻其事至今商旅往來嘉道李君之績而猶惜未罄厥施也竊以爲天地之氣附著萬物必有所聚會而後有所發皇水必有源木必有本人畜之軀經脈必有所綜萃而後能暢乎耳目百體之用后土之大發生眾彙終古不做其氣之盤結牢固者豈必無其處則三峽或當之彼李君之志誠偉矣然當時卽無有阻之者亦豈能取后土元精之所萃而盡鋤而去之哉且萬里長江正賴此以阻遏其奔騰之勢否則土石衝決一往莫禦軌道淤塞必且有洪流汎濫之虞其與數百里之險程爲患輕重何若也然則禹之存此危境也正其貽人以久安者歟况其山水之怪特雄偉足以恢拓乎才人哲士之胸襟者又豈域中之可缺者哉

宜都縣志序

同治乙丑秋九曾師應宜都縣聘輯志乘因馳書夷陵招毓秀襄其事竊思志之爲書綜一邑之政治備歷代之故實顯微闡幽激揚風教書雖小而所繫者重隻字之微衮鉞昭焉譬之帛然一絲或棼匹幅爲之失澤毓秀何人其克贊厥力雖然吾師昔掌教夷陵毓秀游師門有年矣師之教曰凡學之要要歸於古經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賢之學必歸諸古詞

章亦然三代兩漢之書諸子百家之說極之箴銘謠諺殘簡斷碣苟屬古訓無不可爲吾文法者積之既久發爲詞章契與古合神與古會由是升堂入室造極詣無難也事不師古則吾未聞是時毓秀奉教猶參疑信取班馬之文讀之警牙佶屈旨趣茫然久之而釋其義久之而得其體段批其竅導其徠矣進而六經諸子亦以此法讀之十數年來頗知有古學而班馬兩史尤所服膺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志卽具史之體者也以吾學質之吾師其得失或可喻於古乎於是命舟赴召謁師時方草具本敘體例以示毓秀其大綱四綱復晰以目目三十有三輿圖十有七宜都跨長江之險負重山之固上援夷陵下控荆郢漢所稱夷道有水自蠻界出至此會江爲西南諸州郡門戶阻險扼要茲土爲重故於輿圖尤詳其無繫政治之得失風俗之厚薄者屏之昭其嚴也至若朝廷盛典閭里軼事節關彝倫政在兵農例得署錄罔不縷晰條分名以類從慎體要權輕重彬彬乎繩武腐史接軫班書立法森然體例一新乃歎吾師曩者之不吾欺而學古之實有獲也今夫大匠之度材也約之以規矩準繩之制測之以高深圓方長短之宜至於斧斤刀鋸礪斲削治則眾工羣匠是役而所謂眾工羣匠者素未奉大匠之教一旦陳繩墨設規矩罔知所措罔揆厥用罔辨厥器高者或抑而下之狹者或張而廣之其不至顛倒矣桷折棟毀屋以貽大匠羞也不止是志之輯吾師蓋以古爲繩墨規矩

者也毓秀則循吾師之繩墨規矩以求合於古者也毓秀既喜古法之復見於今日而又懼贊襄之無成惟竭其材力悉心殫慮言期雅馴事無虛誕求無負學古之教而已必謂當於古人之立言無差池於吾師之臭味則毓秀何敢望志既竣謹書其命意之所存於簡末

刻爾雅讀本序

夫孩提之學爲語言也非遂能疊疊而達也非遂能款款而道也必於其目所接耳所寓凡日用百物所指名一一詔之而一一識之而後隨意之所欲聲於心而解於人漸而熟習貫注遂不覺其疊疊而款款矣是欲不詔以日用百物之名及目所接耳所寓而

紫清樓集卷二

五

求其言之了然無當也而言之筆於書與其宣於口者又有異於是學者鼓篋之始又必於其耳目所及之端日用百物之名以託於文而核其義使之一一識之而後授以六經諸子之言自不覺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此猶積錢於囊直待以緡貫之而已聖人之製爾雅蓋取諸此乃近世或難其句讀奇其字畫多廢而不讀孔子以學詩教小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爾雅於詩旨爲尤切鳥獸草木之在詩其最淺者也而難之奇之則所謂道之高者遠者何繇望見耶宜今人讀古書如聞閩越閒語音羣然詫爲怪異良可慨已夫聖人之道載在文欲學其文在先徹其理欲徹其理在先晰其義字義之不斷吾不知其所謂文又安知其所謂道爾

雅命名之義取近且正也蓋學聖人之道致退自邇則讀爾雅者
卽嬰兒之學言語先求解日用百物之名者也王君策臣得善本
而刻之欲以廣授鄉塾弟子其書於音釋用旁注便省覽也諸家
疏義悉從芟穫爾雅本訓詁之書且初學不暇旁及也夫王君刻
此爲蒙養計也然而文章之源卽自此裕學道之業卽自此基刻
旣竣以示毓秀而屬爲之敘云

王子壽先生曰樸屬微至訓詞深厚似卜子詩序及衛宏尙書
序

徐張合刻詩序

長沙張伯輿從其伯父就師於夷陵其師之徒數十人伯輿年最

幼而藝爲下不見信於其師與友也余數數過其學中生徒聚語
皆漠視伯輿甚或姍之伯輿默無一言形神灑然若爲不知也者
余見而異焉伯輿亦喜就余言其言約而樸往往論說古文辭能
中其肯綮同學聞而非笑之伯輿談自若也然後知其所學非其
所志及觀所爲詩其肖於古也在骨不在貌在氣不在辭獨造孤
詣不顧俗目伯輿乎其真能求信於己者乎與爲文字交者累年
伯輿嘗言其先余而交者獨有布衣詩人徐仲韋余未及見仲韋
因伯輿而可知仲韋之爲人前數歲伯輿就婚於永州今冬得伯
輿書並其新刻徐張合稿四卷蓋合己與仲韋之詩而刊之也讀
仲韋之詩亦駸駸升西京之堂而近體則步武七子者也噫仲韋

長於伯輿者殆三十年而伯輿不以年之懸而引與爲比其又以信於己者信仲韋乎雖然仲韋之爲人吾未得深交以仲韋之年視仲韋之學殆如是而幾於成也伯輿之亟亟自刻其詩豈借仲韋以彰之耶豈其實有信於己者而遽求信乎人耶夫君子之學也猶草木之植也蔚條而繁英榮花而遂實豈故爲爭妍鬪麗邀賞識於人雨露之潤歲月之累有自然以致之者未及其時而期其速成助之長者吾未見其益也伯輿以英畏之年挾沈湛之思而又能不以世俗之毀譽爲榮辱誠以其求信於己者孜孜不敢倦積而至於仲韋之年吾又知將以其詩進於道也仲韋之名尤將因伯輿而益彰吾之所望伯輿者如此因書以序之

王子壽先生曰始終以求信於己者許之且進之朋友長善最得古誼

九曾先生詩二集序

吾師龔九曾先生詩初集四卷方伯莊公衛生旣於其生前序而刻之矣師沒之前歲以二集稿屬毓秀思續成之而力未逮辛未冬乃謀於同人而同里閭君柏泉長陽張生子潤首倡助貲遂編二集爲四卷授諸梓人初集頗爲方伯所去取其遺而未刻者并附簡末方伯之序初集詳矣然尙在師之強年也大抵吾師之詩其積深故其發也茫乎無涯其思沈故其寄也邈乎無朕其爲人樸茂敦篤故其言華不失於夸奇不害於正師之論詩必宗杜韓

而謂繼武杜韓者獨有前明空同李氏空同以駕浪排山之才而出之以古健師之初集以海含地負之藏而持之以嚴厲其概皆不可一世誠不相後先而茲刻中若芻辭十思九歌消夏詠通鑑等什皆別孕肺腑獨胚形面莊論詭辭幽旨奇構殆出神設鬼施其變化隱見都非可律以人世高曾之守是雖杜韓恐亦難範圍之夫杜韓之能超越古今者以能包并前古而不爲所囿也吾師之師杜韓正如杜韓之師古人則欲求追配杜韓空同或未能專擅矣特其詞必已出足駭創見之目自非有巨識沈慮細求其神理脈絡鮮不以毓秀爲阿好之言師之歸自部曹也其時亂徵未萌年甫及壯而太公太夫人春秋未甚高雖以乞養歸要非無所見者既自知身之不適於用獨抒其愛國之忱綜權時變創爲厚基固本之謀託諸篇章長言嗟歎冀聳當途之聽乃多以迂闊置之又性廉隅不輕以策于人卽所爲詩亦非其人不以示而遂抑鬱以老誠可憫也然其恃以存於人世者正如昌黎所云能自樹立子美所云文章千古事雖不顯於及身終不掩沒於身後矣毓秀識陋不足闡揚師學姑就管闕所能測者爲發其凡如此同治十二年癸酉夏門人楊毓秀謹撰

譚靜皆詩序

詩以道性情然則爲詩者第規規於古法而欲曲盡其性情以達之於詩吾知其難也夫道性情必如昌黎所云張旭之於草書凡

天地事物之變喜怒窮窘怨憾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皆於是焉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又烏從以法度繩之哉然旭之始爲書也非深講於用筆之擒縱點畫之位置注以精神之專遲以歲月之久則雖有動於心猝焉而握管濡翰未遽能達其性情於楮墨使觀者驚心動魄若此也然則法度者其爲變化神明之具乎長陽譚君靜皆以詩世其家其大父力臣先生尊甫星垞先生皆博洽淹雅爲詩一以沈鬱凝重爲主靜皆獨挾其綿邈俊逸之思發爲清詞麗句固亦善用其家法矣靜皆近十年閒迫於飢驅奔走戎幕涉洞庭攀衡岳極於夜郎牂牁幽山箐林驚濤毒霧變境百出又且擊傷夷之燥耳駭戰鬪之聲天陰鬼哭

夜雨燐飛凡所以聳動其神震發其氣者吾意其於詩必能畢情盡態而有驚心動魄之觀也乃今讀其所作一步一趨咸謹守於法度所謂變動猶鬼神者未之見焉則豈其力有不足而志有未凝歟抑懲夫欲速者之偈規錯矩以求變化終至流灑放蕩而詞無統紀故其奇氣蓄於中而未肯輕易以發優而游焉以俟自然之流露將有如大海之波重山之雲磅礴乎元氣轉運乎天風洶湧澎湃恢詭萬狀莫知致而致也則其善守夫法度者正以預待其變化乎近有浪使才氣以爲駭觀而法度與性情兩失者當求靜皆之所以用心矣予與靜皆交最深自謂能道其所志其以爲然焉否耶

龔定子先生曰氣閔以肅筆鍊而腴直欲吞雲夢八九於胸中
良由天資學力俱絕也

九日鎮境山讌集序

樂弗極於天機之暢則不足以言遊欲以遊暢吾天非際高秋清
肅之氣以臨寥廓悠曠之境則中且膠於物而其真不動古人登
高之必取重九有以也然近世跡於文人韻士之行相率爲登高
之舉者所在多有則必酒肉薰騰僕御駢闐而凡名山勝區當清
肅之氣臨寥廓之宇者一蔽翳於塵氛喧囂之中安在天機之能
暢哉郡城北有山可望峽門俯長江者曰鎮境上有廟旁峙高臺
闢大軒臨城市而峽門反當其背余夙愛是山足收郡景之全而
病建臺者之攘而蔽之也同治壬申之九日同人約往遊焉提壺
挈榼童冠偕行比至而臺中座客已滿乃出廟後盡深林緣山脊
行數十武得平巒當峽門之衝望長江自峽南折而出會長橋溪
水既合而流分爲三中浮兩洲若拖雙帶急湍中蕩漾離合若將
欲乘流而去者環江百里之山若見遊客至皆竦峙以作其勢紆
徐以盡其態爭而迎者踵接而臂交也乃知造物者之故祕此境
以待寄吾徒之嘯傲遂相與藉草圍坐觥籌交錯盡歡極飲或臥
或踞調謔齟齬擊節而歌婆娑而舞童怵而嬉鳥樂而語羣動以
天而各不知所自主於是客有進者曰昔衛武以號呶屢舞爲戒
而晉人以沈醉放誕爲達今日之飲爲晉人之達乎抑蹈衛武之

戒也竊恐招外觀之誹笑也余曰不然夫衛武之引以爲戒者溺於酒而天君亂也晉人之所謂達者資乎酒而天真出也夫必其胸次足以超脫乎眾象包并乎羣倫有以洋溢鼓動於中得山水以資其興假麴蘖以助其神而其不能自己者遂手舞足蹈聽天機之鼓盪而不知也則聖人之假於禮法以束躬者猶後而吾徒得以據其原而處於先彼夢夢者烏知吾之幕天席地之爲樂乎枕糟寢麴之所極乎且烏知道造物表者之何自始放浪形骸者之爲誰使乎歸而自知言之醉也仍書之以誌吾樂同遊者舅氏王詠齋歸州傅金波長陽譚靜皆童子則余次子崇準也楊毓秀

序

龔定子先生曰繪景抒情皆入微妙得柳蘇諸記之勝

報暉堂詩二集序

夫苟不足於內則不能無藉於外窮巷之士負才智無以自見往往走千里懷刺曳裾以文字干於王公大人冀以通其抑塞而延其聲譽至所投不合而窮愁疾苦不平之氣不能自遏則又發憤而見於文辭此固古今文士之恆習予每讀其所著未嘗不憮其中之淺也譚君靜皆歸自長沙袖一編授余曰此吾新交黃君笏堂初集詩也其二集且嗣刻矣嘗於吾行篋見子文而悅之願介吾以序請笏堂處衡岳之區當此之時功業文章甲天下攀龍附鳳握靈珠而抱荆璧者比閭聯軫何其姻戚故舊獨不可藉

一言相褒寵而猥取於聊落委頓如余者誠可異也聞笏堂自幼有才譽動鄉里長而屢躋於試舉嘗以家貧一赴戎幕旋即棄歸又以足疾廢步履目擊其鄉人之震赫眩耀而生世遭遇如此獨出其詩以和緩樂易之音不一形其憤懣是何天懷之淡定也其鄉之鉅公貴人名字豔稱於人口者而不一見於投贈之什其偃仰嘯歌於荒寒寂寞閒者則唯與其師友昆弟尙論古人玩物適情而已彼其泰然自得充然有餘自視其委廢坐困較完軀者爲適甚尙何資不足於外物哉則夫第求笏堂之詩於聲律格調之餘未爲知笏堂之詩者也而以余之陋得膺作序之託不且有榮於鉅公貴人也哉蒙莊之書所稱申屠叔山之輩皆以虧形而全德天或者欲成吾笏堂之志使自外於形骸愈以充符其道德余知其二集之出必更有進於幽深元遠之思而達於逍遙養生之旨也

舅氏王君詠齋詩序

瑰奇磊落之士負其鄙夷不屑之概以睥睨一世而於小節往往略不自檢於是庸人不識其操尙輒相與詆訾之而彼率意徑行又不肯一屈身以求合於世則所謂瑰奇磊落者第時流露於言語文字閒而無濟於用徒使識者咨嗟惋惜之不置也吾得之於舅氏王君詠齋焉舅氏少時家富於貲又早失怙故得恣所欲爲美裘馬豐庖膳縱博爲俠邪遊快意揮霍至中歲而家落矣一變

而爲儉約菜羹脫粟日嘗不飽而辭色充然無少貶嘗曰我甯餓而死搖尾乞憐受嗟來之食所不忍爲則嘗俯首爲鄉塾童子師或販貿自給然皆以不耐爲棄去又一遊幕宛葉閒歲餘無所就而歸歸而始嚮於學促膝陋巷日手一編時爲歌詩以自娛得佳句或哦於人前人未之貴也後就童子試學使張香濤師見其詩而奇之遂以冠其軍而時年已四十餘矣舅氏長於毓秀者十齡當豪贍時以母黨歲時相過問耳及挺節窮蹙之中而跡遂與毓秀暱毓秀竊喜其丰采言論足以澆塊壘而淬神明而舅氏乃更降心執弟子禮切劘以文藝故得脫略形跡時相與放浪於山水遊讌之場每酒酣耳熱拍案高論風發韻流甚至醉舞歌呼顛倒

縈清樓集卷二

三

淋漓以適其意絕無所顧忌旁觀或詫爲狂怪然時有疑難舉以相質推勘剖決又若燭照龜卜瞭然無爽毫釐而人莫測其所蓄也嘗自謂聖賢之治化吾無學以致之若使我平讞執法雖漢之張于不足多輒用以誇於坐人要其固窮抗節豁達自喜尤人所難然而抱有用作之材卒淪於潦倒而不試其亦以此也夫舅氏近者年已六十興致飛動猶不減昔時云一日持詩冊授毓秀曰吾老矣知我者莫如甥幸及我之見而序之毓秀以爲詩不足以概舅氏也旣采其可誦者得若干首存之更備紀生平而爲之序使夫讀者知不僅其詩之足貴也

書王靖宣所購顧時花卉畫幅後

近世論畫者貴潑墨而賤粉本夫潑墨之可貴以能遺貌而取神也而少年甫學搦管形似之未得遽欲隨意揮灑以出之此其弊將如盲者捫槃揣籥以爲日也豈不大可笑哉吾嘗謂畫之理可通於學夫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學者之極則也然其始必卽事求理備觀乎萬物之情變以究極於天人之精微漸而漬之心與理合神與天游而後隨其意之所發而曲折皆中此聖人之功詣原非可擬於技藝之末然而大造之賦物受形一草一木之微同此花葉枝幹也而體質形色意態之殊百出而不窮其變其大致近同而其毫芒疑似閒有非粗心率意所能得者矣畫者求其肖於楮墨紈素之閒非積日累歲心摹手追使吾之精神周歷乎凡物之纖微曲折而無遺又烏能攝凡物之精神盡奔赴於吾腕指而縱筆皆肖哉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則畫必極之於潑墨者神全而形自具也必始於粉本者形肖而神自合也靖宣於肆中購得舊畫幅識姓名曰顧時未暇考其人之時與地也畫秋卉凡九種皆曲盡其妙芷江畫師汪壽山亟賞之謂其深得古法靖宜屬余識其幅端因論之如此且爲學之躡等者鑒焉

直生遺草序

直生遺草者亡兒崇準之所作也兒死時年二十二張子潤檢遺篋編次其詩得若干首授余余序而存之嗚呼兒之死距其兄死才十年耳時兒方成童余與其母皆極慘慟兒則依依膝下揣伺

親之喜愠爲行止悅愉將順以寬其憂至其死猶情態若孺子焉
敦尙行誼端緒已見人咸謂楊氏有子矣顧其讀書余不甚嚴督
之日所課程不過帖括之學山居寡諧寄情林木兒恆日從嬉遊
不忍禁之也前二年時子潤過柏灣對酒傾談紛陳古義兒從旁
閒出己意正其舛誤余詫問爾何能爲此言子潤指架上書曰渠
讀此殆徧先生甯不知耶家藏子史雜集近萬卷雜舉而驗之皆
能道其梗概問讀於何時則云夜閒於內寢竊觀之也子潤因出
兒所爲詩相示輒滔滔數十韻直抒胸臆無初學摩擬之跡自是
始與論古坐起恆不離左右至夜分就寢屢促之不去也余性雖
耐寂然所居數十里內常苦無良友可相從談道藝者不謂近有

紫清樓集卷二

三

此兒知之反晚竊愧且喜以爲琴書有託卽老死窮鄉終身無傷
獨行之踴乃不幸而死矣嗚呼兒前年得咯血疾每下筆有作余
輒禁絕之使早知其如此誘使縱意於文詞所存當不若是寥寥
也以彼純懿英敏天苟稍假之年其文行所就或亦不多讓古人
也天旣厚余而以兒私余又不俟其成而奪之其果何心乎余衰
矣無可抒吾慟者然一展此卷吾兒生時之精神意氣皆於字裏
行閒遇之也又何忍視爲未成之業而棄之耶光緒丙戌七月中
浣子堅揮淚序

平回志自序

毓秀少嬰疾病足跡未嘗越鄉國其後益屏處深山與人事疎遠

當其時海內烽燧四起材武之士咸思有以自效顧獨守其羸瘵
頑鈍之軀手一編以終老竊自比散木怪石之委鑿墟莽無所用
於世而亦蒼然不自知求爲世用爲可笑也然爾時常從先師龔
九曾王螺洲兩先生遊兩師皆不樂用世特以憂國之忱託於
文章故得竊聞其緒論而當事諸公於螺洲師尤時以書札往還
諮商國計師獨時時稱湘陰左公之賢以爲有古大將風計其
時文襄尙居幕僚也曾文正公旣平江南嗣聞東靖閩浙西定回
疆皆出文襄之績始歎師言爲知人然亦無從究其設施丁亥之
冬有友人宦遊自西歸者出平回諸奏牘及陝甘士人所記述見
示且屬爲編輯成書夫以不諳時事之胸而貿然欲任載筆之事

扣槃揣籥以爲日其不見嗤於人者幾何顧毓秀以衰年喪其二
子家居鬱鬱得此藉資排遣且樂得討論文襄之事業用謹依舊
冊編次其年月刪潤其文辭勉竭百晝夜之力而成之蓋回之發
難糾結種類與漢民尋讎凶殘特甚其勢較粵賊之起於烏合者
爲牢固難破也其始多忠勇公奉命往勦方將肅清陝疆而遽
以戰歿於是回氛益熾甘肅新疆皆騷然矣嗣典軍者迄不得其
要領而泰西諸夷伺中國多故羣起爲難議者將擬棄新疆而專
事海防文襄獨以爲新疆經聖祖高宗兩聖所開創特以固
西陲近者諸夷惟俄最强其壤實邊新疆苟棄此不願是啓俄人
之侵軼而示諸夷以弱東西受制首尾跋扈水戰又其長技海防

恐未可專恃孰與先固西邊使俄人懾於國威則東南可徐圖耳於是排眾議而起合軍與饜皆一身任之朝命甫下人人皆爲公危又西土苦寒諸將校多不願往公獨毅然率其二三同仇提師由秦踰隴以達關外察賊之情僞以定勦撫五六年間雷驅席卷遂舉萬餘里雕敝之疆土掃盪湔除以還之職方伊犁久爲俄據朝廷遣使與約各畫舊疆而守而俄人有違言公時駐肅州乃調集各軍親出哈密以臨之戰有備矣會有詔徵公還而俄亦遂斂手就議卒歸我伊犁公所議於新疆建行省設義學以誘教回民子弟疆理田畝及善後諸政則盡付爵撫劉公踵而成之今且蒸蒸臻富庶服禮教不變於華風焉然則文襄所樹立匪

特紓朝廷西顧之憂抑亦貽回民以萬世之賴蓋公之處事務固根柢與物一推誠信每克一城必移民以實之嚴兵以衛之始議再進故已復之地不聞再陷賊之就撫者察其材力可用聽入伍籍一同敘功受賞如願歸農畝爲授田廬牛種使安生產故其歸誠也若脫陷井之險投慈母之懷而安有反側哉則其將校之效死樂用更可知已而又持以臨幾之警敏任人之專一故程功似迂而收效實捷也獨憶往者粵寇之興度支告絀秉鈞者方將事權算亟徵輸以濟國難而吾九曾師獨創爲重農固本之議冀以諷諭當途人多以爲迂濶不可用然東南之亂且遲之十餘年而後定今觀文襄負謗議以任鉅艱謀出於萬全而利規於遠

久其深固不搖之氣用意多與九曾師相爲表裏者而又參酌於
螺洲之籌畫以操縱張弛而準於古人伐叛柔服之義卒使荒徼
萬里之外咸讐服於 朝廷之威信天下始曉然於嚮所稱爲迂
闊者苟本其精誠果毅以達於用其老謀深識固遠勝於緣飾苟
就媮取一切之爲而毓秀獨悲吾九曾師發憤著書徒垂空文賈
志以沒曾不及一親見文襄之盛業爲快也書用編年例起同治
元年訖光緒十三年分三志曰志陝西者二卷曰志甘肅者四卷
曰志新置者二卷綜八卷凡回亂之始末撫勦之方略粗具焉而
一以文襄爲宗文襄奏牘悉出親手辭絕浮飾故所錄爲詳其餘
死事諸臣及偏師之勝鵬剿之捷其勞不可沒皆得備書間有一

事所紀各異姑兩存之以傳疑焉事有詳略而無去取將待裁於
史氏亦猶待材者矣榭根臬之用大小畢具惟聽匠者之採擇云
爾光緒己丑秋七月柏灣山人楊毓秀序

印肆序

毓秀與葉君均生交近三十年自謂能洞悉其底裏矣獨怪其於
摹印一事樂之終身不厭也搜求金石考究篆畫鐘彝古器之款
識昔賢名哲之印章探玩討較訖今一如其始學時而其布墨奏
刀神妙所到人方贊爲極詣自均生視之覺前此徑途曲折渺不
可殫窮日夜積年歲不自知藝之精與用力之勤且瘁也僚之丸
秋之弈伯倫之酒均生之摹印古今人果有異乎哉均生弱冠以

諸生從軍倥傯戎馬者數年得一官發楚北性伉爽不肯逐於奔
競夤緣之習故時得以其暇讀書爲歌詩又畱意岐黃之術嘗曰
權位不屬無以及物醫吾家舊業不可失且藉此稍用濟人差償
心願耳要皆非其性情所癖精神所注也歲壬辰毓秀來鄂大府
方以管籥之任寄均生錢幣之出入簿書之鉤稽旁午紛紜日不
暇給然公餘有閒輒見手一刀刺鑿不休較昔時好之尤篤爲之
尤勤余以故舊廿年契闊而均生浮沈宦海閱歷世變旣久且多
蓄於中者不輕發一旦相值啓鍵傾臆吐露肺腑往往且刻且談
不禁其笑呼叱咤語及時事之杌隉輒輟業慷慨歔歔往往復不能
自己則更取石操刀揮霍盪抉以一抒其骯髒旣成復相與指示

刀畫接構之妙贊賞爲樂而後罷昔韓昌黎稱張旭喜怒窮窘酣
醉無聊不平有動於中必於草書焉發之均生於摹印亦云故其
游刃恢恢方寸之間變象萬千輕者如晴絲裊空重者如懸崖墜
石怪怪奇奇斷斷續續蛟龍盤拏戈矛撞突可謂極摹印之能事
前無古人均生今者年已五十餘矣後此之建樹未可知綜計生
平所爲印章不啻數千人或求刻不問貴賤得一石必慘淡經營
求足其旨趣乃止刻成卽與持去不少顧惜故所存印本絕少檢
篋笥得舊所摹漢印若干彙印成帙而存之屬毓秀弁其首而因
題之曰印肆蓋以爲肄業之所及云嗚呼人謂雕蟲小技壯夫不
爲均生心雄萬夫以未得行其志而託於此以寫其心爲之日久

遂不覺成爲絕藝即使其膺長吏之眷得縮郡邑之符名爲得位而實絆其手足禁不得施豈能如摹印者之縱情孤往一如其心之所欲以出而勝任愉快也哉然則均生其亦不幸而以摹印傳矣顧得以小技少之耶

刻鳴鶴堂文選跋後

毓秀六世祖端叔公所著鳴鶴堂文稿曾刻之於先伯高祖聖階公鄱陽任所咸豐時板燬於兵燹先子以舊冊示先師龔九曾先生先生一見而深服之遂有是選公於古文蓋其夙好也然爲諸生之日久故功力之嚮於時文者深蓋公之時文具兩派一則才思流溢秀采天成因物賦形有曲成不遺之妙一則渾灑凝固迺

逸古宕御氣以神有包并罔外之概先師以爲後一派實出公本意與公所爲詩古文詞異曲同工而詣力尤絕卽序所稱方駕震川不可以時文古文分者也因別而出之屬先子亟付梓氏使存公真面目且以待真識之賞而其未入是選者雖極盡制藝之能事則猶有人之見存要在操觚之士皆知奉爲圭臬以供揣摩不憚後此之無刻而傳之者也會先師與先子先後謝世荏苒廿餘寒暑而毓秀亦就衰矣每憶此語深懼隕越先志今年春乃謀刻成之毓秀嘗於族中得公遺像一幀拜瞻之餘覺風骨峻厲神情瀟灑一如其所爲文蓋甯靜淡泊之衷流於容貌辭氣者鎮定從容若是足知其起以應天下事裕如矣故嘗自記其鳴鶴山房曰

願得一爲給諫危容端笏立乎巖廊取國家一二大利害事慷慨
詳陳吾言適用使天下想望丰采其操尙蓋可知矣乃通籍甚晚
又屈首州縣之吏而不久於其任故志多蘊而未宣獨所遺文字
百餘年後猶得於諷歌誦讀時髣髴親承其言論丰采而足動人
以慢見愾聞之思是誠所謂千載有生氣者宜乎吾師以爲自眞
性流出而信爲不刊者也然則爲之苗裔者不尤當珍惜而愛護
之耶舊刻時文百五十二首茲選得七十二首雜體詩文亦於舊
刻多所增芟計茲選雜體詩百三十三首雜體文三十四首皆九
曾師所定也光緒十有六年庚寅夏六世孫毓秀謹跋

張子潤爲亡兒崇準畫像書後

紫清樓集卷二

三

右張子潤爲亡兒崇準畫像也子潤不諳畫事以兒易簣時自言
欲畱像遂慨然曰吾於醫術自謂可憑乃不能爲吾良友續已絕
之命區區畫像吾必能爲之心揣筆索聚精旬月百易其稿始得
髣髴焉爲二像一作直幅一刊硯之背此其底本也爲尤肖云子
潤之聞兒病而來也當五月望後酷熱晝夜徒步行百餘里至則
喘息未定卽入診視時余與家人皆心悸神亂如遭醉醒凡屬病
者事無鉅細皆獨力任之入則察伺形色時其寒温出則處劑方
藥手自煎瀹以進兒病時尙喜談文藝說別後情事得暇則又强
爲歡顏與相酬對蓋心力俱瘁寢食不遑者二十有六日曾無倦
容奈病勢屢變雖巧發奇中力與之角而乘隙竊發終窮於技兒

既死子潤大哭曰吾此生不再得此良友矣吾不復信醫藥矣既又爲相葬地累日冒暑奔走山谷最後乃泛舟下獮亭於七里冲田莊上得之又恐余之獨處傷懷也復相守月餘始歸其閒爲兒行狀二千七百餘言詩八章紀夢中聯句及柏灣花神行各一章爲畫像復繫以詩觀其篤於處友求之古人且難兒雖死何幸得此於子潤也子潤常時繩兒之美謂其才識出已上余未之信蓋兒之好古篤學初不令余知後稍稍見所爲詩聆其論說乃始愛而重之余之知兒不如子潤深其學業行誼殆具見於子潤之文詞矣然而余所極痛心於兒者或又子潤文所不能盡畫所不能傳也兒自離襁褓未嘗勞余呵叱也其長也油油翼翼或父母

色有不怡兒則坐起恆不自安往復覘伺必俟色霽而始已凡少年佻達放侈之爲兒未嘗一涉也惟喜多言常自創艾而不能自禁其他過失則知之未嘗不改死之前數日猶謂余曰多言是兒病會當痛懲也嗚呼今竟不一聞兒言矣平時遇販夫賈豎亦必與平估物值分析銖兩媿媿不倦故其多能鄙事皆自其嬉遊談笑時得之用以分親之勞近邨人咸怪楊氏世業儒而其子乃好閒談不事誦讀不知其每日程功固自無闕也至於讀子史各集二三年間盡數千卷所撮鈔積七八寸吾亦不知其從何讀也其於此獨祕不言者以志遠不亟自見故所爲詩多搜得於亂紙中皆其未滿於意而屏棄之者也凡兒嗜好其自然與余同者若無

成見存於中也余好節儉其母嘗爲置絹衣兒則曰兒喜衣布不願帛也置勿服余好遊覽嘗呼諸子從或皆以嚴憚遁去兒未嘗不歡然樂從從焉而咸能心會其遊之趣此自其小時已然矣余所爲文字隻紙片詞必收拾珍藏每屬詞或脫稿未竟起去兒必竊觀反覆持誦余來還座尙低頭呶唔見余至徐趨出戶外猶口誦不絕意洋洋一若其文自己出者嘗聞之子潤兒於余所作莫不肯誦如流也余每作字兒從旁磨墨引紙伺書畢必持紙請曰爺爲人作字多矣亦宜畱手跡以示後人也余爲欣然書之兒得之卽欣然如獲奇珍是後常常爲兒書所積得數束矣嗚呼兒多畱余書以貽後又不待余死而先去何心長而命短也余之來居

柏灣也以種樹自娛凡培漑移接之法兒悉畱意焉手所植數百本兒多爲經理也憶曩時徘徊園中聞吟哦聲隔林冉冉而至則知兒來就余也來則相與驗花木榮萎隨意芟刈修飭以爲娛樂時或藉草踞石磴坐泛論文史移時興盡從容相隨而歸近者偶乘月涉園冀兒魂一來相依徧窺樹陰石隙閒杳不可見顧影子然毛骨寒顫風淒露泣草木爲之助慟矣顧兒之好尙雖與余同至其讀書尙論則又不欲爲苟同也余嘗謂三代下敦尙節義惟東漢士習最美兒則曰是大半僞爲以邀時譽其出自性眞者亦不能加多於他代也余曰雖僞也固遠勝於媮薄頑懦者見則曰苟性天不眞終無濟於君父之急難也虛聲安取乎又嘗與論方

望溪文余亟稱其經義之粹兒則曰集中論尙書周禮及荀卿司馬之書以爲劉歆附新莽多改竄其文以惑人者尙書自漢初立學官數百年師弟傳授決知不可改矣卽周禮等書其時雖未大顯民間豈無藏籍獨歆所改竄者傳於今耶望溪於數千載下創爲新論恐亦過於自信也其論古多類此家所藏書兒旣徧覽去年秋購得通鑑甫讀及半以試期近將輟業而專事帖括兒則廢書歎曰明年不暇讀此矣及度歲時自集成語爲聯揭書室曰且與揚雄問奇字不讀開元以後書自今思之乃悟上句蓋童烏之微也下句則讀通鑑至六朝止也二語皆成讖矣嗚呼余綜計生平無人閒快意事獨有此兒能讀父書又性情與吾合恃以娛吾老而相依爲命者也故淪身荒谷十年矣寤歌勿諼慊然無少缺望今則誰與問難而質疑乎誰暢吾意志而慰吾岑寂乎坐則誰侍而行則誰從乎兒雖遺有二子長者三歲次者歲餘余尙能久畱人世及見其成立耶就使及見二子果咸克繼其父志耶子潤之兢兢求肖於像也用以抒余悲也像肖而人亡肖何補焉雖然像之肖畱示後嗣也因縷述其難忘於余心者以補像之闕俟其二子之長俾得於瞻父像時藉悉其性情操尙且使知子潤之篤於乃父而思所以報德也光緒丙戌秋八月二十日子堅記

送王策臣赴禮闈序

王子策臣歸自江南又將入都赴禮闈其友楊子巖初北失意

鬱鬱重以此離旣不自釋復冀於友其言曰毓秀才劣藝下不能邀當世之遇以至辱於再四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內顧欲然自識去就分將入深山友麋鹿學稼圃以自活絕口不談詩書無意當時之聞達矣見王君之行亟亟有用世之概又不禁怦然動其心而憤然饒其舌也竊意士人之服古非爲市道也朝廷之設科非以虛拘也今世操觚之士足不出邑境見不越里閭所聞不過鄉宿腐儒之論所讀不過近時帖括之文日挾一編攢眉蹙額揣聲摩形曲意巧附務使言辭聲吻悉變其故我而後一冀司衡之賞試之而售足以聳臧獲之聽聞致市井之稱道耳其於古今之事變聖賢之理道叩之於中了無所有旣已得之則遂志得意滿以爲天下之事如斯已足恃此伎倆以致於用宜乎值速遭之運而抱忠懇推心膂感激奮發以濟國家之急者寥寥也不幸而不售終其身爲齷齪鄙陋之倫貧不自存又將挾其腐朽壞爛之技乞憐於巨室高貲授之童子而釐其句讀餽口之不得則有消磨其氣骨抑塞其智慮而已此毓秀所以欲廢書而不讀也抑又思之當此之際士人挾其所學欲以自見非習弓馬立功營伍則舍科第無從出身不然則必詭遇取容求保薦於當路此尤守道者所不忍爲然則由其途以出身而不囿於其習王君之志可謂夙矣王君嘗以其藝戰於鄉三戰而冠其軍禮官之試其於鄉闈大都同其程度得之不足爲王君喜獨喜王君負倜儻不羈

之才讀書萬卷精神器量誠足濟於用比者泛皖豫遊金陵覽金焦之奇涉江淮之流憫初復之瘡痍見荒廢之廬井慨然於不可已之世局覺有不能安其手足者談論所及豪情激發其氣概如是其得助於文章者又可量哉是行也吾知其所挾之不盡於所求而必得之券可操也雖然得不得委之於命要其得之必思有以成之毋炫於外以實其內毋移於俗以貞其志剛毅肫篤以濟其道行見道之昌也道之既昌暨於其類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毓秀雖駑下不合於用猶將振羽翹足以附於彈冠合簪之雅誼焉王君王君行矣自玉

送陶君綽歸浙鄉試序

榮清樓集卷二

三

會稽陶君綽人皆目爲狂者也其始來交余方與生徒講藝塾中有少年款門入神氣灑然呼余字而進曰慕君久頃復於友人處讀君詩固知君非齷齪爲苛禮者故敢不介於人而來見坐談既暢聲情振發輒云人言我狂我曷敢狂特心有不遑輒不禁其悖怒至遇勝已者亦不覺心之降氣之下也吾率吾心而行不喜爲脂韋滑稽耳我曷敢狂君綽固善隸書矯健可喜余語次稱及之君綽意頗自負也嗣此嘗相過從閒出其所爲詩文見示自以儉於學殖不肯輕就然下筆往往有真氣不涉凡想余嘉其有近於古人之狂而嘗思有以進之也會將赴試歸浙乞一言以道其行因謂之曰今夫作爲諸世媚俗之文以冀徼倖於一日者非今世

之所謂士乎其挾是心以爲文合一世自蒙養以至成人無異趣也則其詭遇苟就之行已熟操於讀書肄業之日矣其幸而得之也起而任民社贊樞密推其爲文之心以爲之而欲天下之不靡憊也得乎故吾嘗爲試士之法凡文之聲調趨時者一切屏黜之而後畸士可得夫馬之不蹄齧奔逸不擇其人而策之卽走御之卽從相馬者以其馴擾易近而服之矣及其任重遠迫險阻敗績顛躓而始知爲駑駘也而其蹄齧奔逸非其人則策之不行非其道則御之不從者千里之材往往出焉今子之往也苟遇主試者錄蹄齧奔逸之材以備千里之用則子之所操庸有翼乎雖然蹄齧奔逸者良馬之所出而非馬之所謂良也子欲養成驥德以待王良伯樂之臨在去子之矜氣而持之以沈毅則神駿之姿出狂也而進於道矣區區文字之售不售又何足爲子計耶

贈葉伯武序

伯武童時隨其尊甫均生大令司權夷陵余驚其目光炯炯英姿儁語咄咄逼人嘗語均生此君家英物當善蓄之均生輒笑謝焉旣而不得於其塾師師因摘其文之疵類以毀於均生遂將議棄讀行賈矣余則謂均生曰美璞見剖於卞和良驥驤首於伯樂軼羣之材豈俗士所能知此子若議改業是何異委珠玉於糞溷也力禁其不可均生復躓余言仍令讀歲壬辰余偶遊鄂均生尙需次省治廿年故舊一旦相值情好倍殷適伯武自禮闈下第歸接

見維謹操瑁心情初不一形於辭氣出示所爲散文縱橫馳驟輒
纏纏數千言蓋移其少時英偉迅奮之氣一寓於文辭而其爲人
則一變爲蘊藉謙抑藹藹然淑人君子矣復舉幼時情事用相嬉
笑余因進之曰一科之掇不足驗鄙言獨其有於己者不侈失於
外者無歉伯武乎是殆進於道者機也文章者道德之華也科目
者致用之資也非道德不足以致用非科目則道德雖裕而用亦
無所於致然則科目亦士人所必需要其有待於人者無所用吾
力焉若夫道德與文章二者可相須而成德優而文裕焉文粹而
道達焉子貞以剛健之操毋染於圓美因循之習毋欲速毋苟就
博求精取深蓄慎發以求濟於言行將由篤實以光輝德業隆而
文章日懋斯所獲者宏而鄙言始驗一試之第不第知不足爲吾
伯武忻戚也以質之均老當不河漢吾言

洪孝女傳

孝女洪某之子鶴峯州人幼許字同邑張氏子女性淑慧大母特
愛憐之無何張氏子得狂疾大母計與絕婚壻父母聞曰兒病已
絕人理何累女爲願從洪議女竊知之輟食涕泣父母不欲違女
意議遂寢已而壻病加劇大母年耄矣憂女孫之失所寄也日誦
讓女父父寢以憂成疾經年不起女惟終日含淚而已一日謂母
曰違義之舉誓不從命然義全而大母懟父日益深父病日益篤
則女身一日生女罪卽日益重女死而議者或責以不能安命天

乎死生皆陷我於罪也然終不忍以己志不自賒吾死而累吾親語畢相持痛哭越日仰藥死嗚呼女於死生亦審矣哉向使不知自裁聽其父之失親歡以抵於死而曰吾將歸張氏以明吾從一之志硜硜者何取焉孝女以一死完已節釋重圍憂行心之安而不計人之議彼第以殉夫死義稱者又處於其後矣其鄰邑長樂鄒君嶧山俠義士也憐其事而屬余爲之傳

金烈女傳

生人之適於禮也猶材木之適於繩墨也顧天下有自適於用而不煩於繩墨者木之曲也以爲耒柳之癭也以爲瓢必強以繩墨律之不失所以用繩墨之意乎人之於禮何獨不然夷齊未得國

紫清樓集卷二

巽

而死首陽汪疇未成童而死疆場此皆不期於禮而得性情之正者也嗚呼使其未經孔子之論定則三子之死皆爲多事而後之儒生且將持傳記之文兢兢尺寸以繩之其果當乎聖人制禮之意哉故曰木之假於繩墨也常材也而不可以律瑰奇之產人之假於禮也恆情也而不可以例介特之操然則未嫁而殉夫若金烈女者其可傳矣烈女金姓小字炳姑監利人父曰遠輝貢生烈女一歲許字同邑楊存浦存浦余族子也以攻苦得咯血疾遠輝善醫數往診壻疾逆知弗瘳屬家人匿不令女聞女竊知之輒歎曰不令兒聞兒甯無耳耶自此嘗戚戚無愉容後存浦疾益篤女遂廢食數日存浦之死也方味爽女披衣起矣忽聞凶問至驚撲

伏枕吞聲泣父母百端勸慰初無一言抵暮氣填膺塞項項粗於首矣強命之哭甫作聲而氣絕女死時年十五距存浦死旦夕間耳光緒己卯十月二十五日也烈女自髻齡卽嫻女訓言動悉中儀度異於恆人性慧甚父母特愛憐之嘗授以女誠列女傳讀甫上口卽通其義每語及貞烈事輒津津不置口故其死也面色含笑如生此其中必有甚慊者壻家聞之請於遠輝以女喪與存浦合葬焉邑人上其事於大府請於朝而旌之

楊毓秀曰世之死義者多矣若烈女者不假於縵刃鳩毒之具一憤激其氣而命立隕雖其平時讀書識義要非有過絕人之性其能若此哉遠輝之葬女也雖越禮以成女志亦猶古人稱情爲文之意也歟

紫清樓集卷二

三

蕭節婦傳

余往時過外姑家見老嫗過中庭椎髻敝衣貌癯而神肅余望之不禁竦息竊異焉問於外姑則曰此蕭節婦也吾母奇其節憫其窮嘗納爲義女而命予姊事之因備述節婦奇節狀相與咨嗟會輯郡志妻兄王珍卿書其事入採訪冊語侵節婦母家其兄孫某見而慚之竊毀其稿事遂不得列於志嗚呼節婦之操行卓絕而使無傳焉是無天道矣雪夜擁鑪火憶其事書之藉以傳吾文焉節婦姓劉氏安陸人幼許字同邑蕭氏子兩家皆以操梓人業食於東湖節婦之嫁年十六逾年而夫死無子女家貧不能給食而

節婦誓死守義有兄公素驚戾迫之改適不從則日肆罵詈不與食節婦投繯仰藥皆不死往奔母家兄嫂皆曰妹年少日月甚長吾等操小業日食不贍誰力能顧汝者於是更與其兄公密謀爲定婚將劫之以去一日晨起家人見門啓失節婦所在家固濱江咸以爲赴水死矣無何鄰人捕魚者舟載節婦歸云於下流數十里綱得之則自頂至踵雜以破繒敝絮裹之數重密線縫紉之溼淋漓息不絕如縷爲易衣灌以沃湯始甦節婦自云赴水時見其夫負之以出遂得遇救自是居母家以女紅自食冬夜操作風雪穿簷入十指皆皴裂流血嫂更虐遇之往往乞食於市久之張氏嫗挈之以歸因寄食焉張氏卽余外姑母家也後張氏家落節婦

老矣以針黹傭作積錢得百餘緡乃出其半施於城西西霞寺餘則食以終老而卽僦居寺傍節婦苦節六十餘年年八十餘始卒節婦之中歲頗奉佛嘗修弟子禮於眞恆僧眞恆住持城東慈雲寺深修梵行人敬禮之年老積薪自焚郡中士民送者數千人皆持果蔬清供往餞僧擁薪趺坐閉目誦佛略不一視至節婦以糜粥進爲開目盡一勺徐舉手中木魚示之曰解脫後此物汝當得之節婦之死以木魚殉葬云

楊毓秀曰韓退之之頌伯夷曰士之特立獨行不顧人之是非皆信道篤而自知明也節婦出自寒微不嫺姆訓未知名義之可貴際窮迫無奈之境歷九死以全其志其力行不惑求之豪傑之士

且難乃竟得之窮簷之女子耶宜其身死數十年猶有慷慨獻歔而爲之傳者也

宣城李孝女傳

孝女姓李氏名彤祐小字敏保宣城人先世代爲名宦曾祖宣範自孟縣驛丞海擢至松江知府治行爲天下最祖楫仕楚歷任公安孝感鍾祥知縣有循聲著戰績後以荆門直隸州知州追北至興國富池口被賊圍戰死諡剛介 國史有傳伯父雯父霽均任楚北霽以縣丞需次省治與毓秀故人葉均生同筦餉局毓秀之寓鄂時過均生公廨得與霽數相見均生屢稱道其先德及其昆弟之友愛故毓秀特加敬禮焉一日見霽容甚感則泫然流涕曰

吾有女新亡不勝其慟微特其父母慟之卽其世父母姊妹下暨妾婢傭姬皆不勝其悲之甚也蓋吾女自齠齡已能通文史女紅針黹慧巧絕人而其秉性淑懿尤出天成每父母世父母有不豫左右其間婉婉將順必得其歡意霽容而心始慰不則終日戚戚如疾在躬也妾婢傭姬或有過失逢其父母世父母之怒亦必多方居間使上釋其忿下得所宥而心始釋不則如過失之自己出也故女之亡一室上下咸若失所據而不知涕淚之何從也然女之所謂孝者家人尙不知微特家人不知卽爲其父母者亦至今僅能知也女當十二齡時吾遘疾幾死醫者治方曰此劑不效吾術窮矣女時侍疾聞之大窘伺夜分人息則覓刀割左臂肉和

藥以進而吾病竟愈當其時家人皆不審也其後女晨起方伸臂理髮其母見臂上創驚問之女初不肯言詰之再四乃始吐實因問兒時尙稚誰教爲此女云嚮聞醫言計無所出因憶往時父自外間歸云聞肆中有割肝以療親疾者父請觀其割處其人難焉固請乃解衣出胸以示見其創痕宛在爲嘉歎久之歸述於家人以爲奇孝兒時謹識之及父病篤欲求得肝以治急遽不悉肝所在又念嘗聞有割臂者因效爲之割時亦不甚痛楚故家人皆不得聞知然兒聞此事不可令病者知苟知之病雖已當復作慎勿爲父言也其母因秘不言自後女遂病瘵奄奄日就羸弱矣及女病革吾夫婦相對飲泣因念此女天性純淑宜蒙神祐妻則謂吾曰君知吾兒尙未悉也曩者君病何自愈耶請視兒臂當知之往啓視臂女時已彌留不能言猶強伸右手自覆其創痕猶若懼余之見之者嗚呼女一息僅存自死之不卹而猶父病之憂念之欲無痛得乎妻又言往以重違女意故久不令君知今及女尙存令君一見之則女雖死而其孝猶有可徵以傳述於後也吾則轉念而喜曰天眷女孝尙賒死於其父豈在女身而反不一加宥乎女病決無慮也乃不數日而女竟死矣死時年十有八尙未字也毓秀感其言之悲而嘉孝女之至性遂次其語爲之傳

楊毓秀曰孝女之純懿其根柢於前人之世篤忠貞而致然歟顧世之論孝者往往以毀傷軀體爲不中於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

所貴者一誠耳爲人臣子急君父之難糜骨碎身而不辭其誠之所致足以貫金石感鬼神格天地彼其時爭存亡於呼吸豈猶待審量遲迴以求免於人世之訾議而始行之哉使其所謂中乎道者而必由於是則是出於計利徇名之私也而果得爲中道乎哉况髫齡一女子毅然爲此奇行祕之數年其父母且不得知其斷無矯激近名之可擬議者矣至性之在人固天所靳與乃偶一不靳而與之旋且并其軀命而斂之天亦何心哉

漢陽黃良法夫婦合傳

光緒壬辰之春毓秀以遊鄂得遇故人葉均生大令均生爲置酒座中有畫士黃岫谷者舉座歡笑岫谷獨竟酒常作感容詢其姓字重聽不能對均生爲言其三歲時父母殉賊難事甚悽惻且請爲文以傳毓秀諾而未報也次年復來鄂岫谷持狀介均生涕泣以請曰吾父母死甚苦吾旣不逮事之又無力爲顯揚吾自解人事以來未嘗一飯忘於懷也求得能文者以傳吾父母用稍慰罔極之憾足矣毓秀憐其意而勉爲之傳

黃君良法字約三太學生漢陽人居漢口鎮少讀書倜儻沈靜喜談古今忠義事娶同邑潘純夫女性淑謹夫婦相勵以孝生二子炳雲雲卽岫谷也咸豐三年粵賊再陷漢陽據大別山爲營壘禁漢口商民不得逃徙君家遂陷賊中五年乙卯七月官軍援漢陽漢鎮興團練應之月之十八日賊自後湖潛渡將肆掠君率團勇

巡邏湖岸遇賊巷戰不敵受創趨歸先是羣賊入君家見君長兒貌甚偉爭欲得兒強促之行時兒八歲耳力拒不從眾賊怒爭鬻殺之而去君妻潘不忍視亟馳赴屋後池中死家人方救起環而相泣而君適至見狀若此又自顧創重因憤謂父母曰兒誓死賊於二親何君母解之曰兒一書生身殺賊被創亦可謂無負君親矣今致死何益曷亟逃君遂奉父母攜眷屬走江岸不得渡遇賊脅之不屈斫其首撲地賊亦旋去君蘇見父母在旁力疾欲起不得因據地呼潘至前謂曰我萬無生理二親之奉賴汝主之潘泣不能出聲良久乃曰親年皆高賊或不加害妾身憊力絕行不能前獨憾不徑死池中反貽老人累今當從君死潘負雲以行言訖

解兒抱置姑懷拔頭上金簪與僕姬曰兩親及兒皆以累汝時日向晡君卧地上口中尚嚶嚶促其父母速行父母不忍去之潘四顧賊蹤尙遠復解衣乳兒令飽徐就灘上拾石置懷以衣結束之姬問何爲潘曰令沈屍水底不露吾面耳賊追近父母始跟踉走走數武回望見君忽躍起奪賊刀擲殺賊賊驚就地拾刀還刺君死而潘亦同時懷石沈水死矣君死時年三十有二潘年三十亂平其父母求骸不得乃爲其夫婦具衣冠招魂葬城西歸元寺後雲養於大母以成立此皆其少時聞諸太母者

楊毓秀曰粵賊之難江漢士女死義者紛紛鄂垣中包數巨湖聞城未陷時湖中屍皆滿後至者不得沒以兩手拓屍開插身入屍

叢始得就溺嗚呼何其夥也惜其事多不傳黃君夫婦平時倡隨以承順親側臨難復相與共殉觀潘臨訣與其姑夫僕姬言及乳兒懷石諸端何其從容周詳若是而其八歲子炳能守死不污於賊爲尤難矣昔孔文舉遇曹氏之難其兩子皆談笑就戮炳之年事實與同此其天性之近於所生然也幸天與一綫之延岫谷得脫於襁抱及長猶時時憶其大母之言必欲得所以傳之此亦見天性之篤也岫谷幼學賈非其所好獨嗜畫均生爲擇師使就學以成藝至今已自妻子蓋猶以畫自食云

外姊王氏貞孝傳

貞孝王氏姊東湖人余從舅邑庠生德振之季女又爲余妻之從

姊也莊靜溫雅自爲兒時容止言笑皆自然合度羣從女兄弟二十餘人家人謂姊獨冠其曹類性尤好潔拂巾嘗不去手余妻雅與同癖故少小特相愛憐服食嘗與共之後各適人每歡會極情姊輒從容語余妻曰我與妹不時聚別後遇酒食當各舉盞遙呼相祝勸甚勿相忘情好之篤他兄弟不能逮也年十九嫁同邑蔡氏子蔡固賈人子少習紉袴及家落益無藉鬻姊釵釧服飾以恣其遊蕩姊偶具完衣輒褫以去不與則橫加楚撻或奪而裂碎之姊惟含忍無言後計益窘寢欲迫以難堪姊始懼避居母家不敢歸時幸有娠已而生男遂與夫絕方年二十有三也屏飾去容以撫子奉親無何蔡氏子歿父老矣蓄之如丈夫子願甘旨滄澆之

具子若婦所常供不盡取辨於姊至若親志所嚮揣之於形聲之未兆以承奉將迎於意先或意有不豫酌劑於辭說之向背緩急以時入之期以霽怒而寬憂終親之世朝夕左右愉愉怡怡使頽齡之神情雍容暢適無幾微有缺望焉則姊之致於親者或未能得之於其子若婦也洽和其家人與諸弟婦慎言溫貌持以久敬竟三十餘年內外無閒言姊或際時節女兄弟會聚亦嘗銜杯絮語相親暱時一鬪葉子爲歡戲至其平時無意之流露正如高秋氣肅皓月嚴霜朗徹清瑩而當者懷慄喜愠不輕呈於貌余妻每歸宵外姑輒迎姊來姊亦數至余家清眸凝神穆如也撫子成立爲授室見兩孫乃卒卒時年五十七光緒癸巳九月四日也姊之病革也神氣清明如平常區處其身後凡附身附棺及家中寸絲半粟無少漏盡數千百言端緒無紊語畢神倦隱枕臥隨而頰上汗珠蒸濡其子驚視將擬屬續矣姊瞪目搖手曰尙未尙未更從容起指牀上幃帳衾枕一一命撤去之僅畱一薦輒身臥移首就闈將以便尸之出而就斂也因戒子且遠立毋近我子屏退卻立以俟移時乃呼曰兒來前時至矣趨近前目一瞬而絕姊卒時余妻在雙谿未及聞其病耗而與訣也意有不能釋然者余爲之傳以紓其痛

楊毓秀曰古人以菡萏之潔擬君子以姊之亭亭物表脫身以自完慧質苦心於菡萏近之矣匡章懼賊恩以遠於父得孟子而論

定然究於事親有閒也姊不幸與夫絕移其身以事父既保其貞復全其孝遭倫常之變能審於去就其識豈或後於匡章歟至其臨終神明不亂庶幾曾子之易簣焉

玉沙生傳

生姓龔氏名實垓字南翹後更名瑞時監利人監利舊名玉沙因自號玉沙生生性激而意廣識量過人自弱冠時卽屏棄舉業不爲值咸同閒海內多事島夷內侵中外防潰生慨然曰丈夫植身當求所以救世捍患者科第何足阻我哉其所肆力經史而外天文輿地兵農水利及醫卜葬經凡有資世用無不究極時一爲詩古文詞然非其好也南皮張公督學楚北號爲得士生欣然就試

榮清樓集卷二

五

張公得其卷大異之取冠其軍因謂曰生才自高然生所學齊門瑟也生曰亦從吾所好耳會關隴回氛起生乃銳意從戎其始之往也將以策干左文襄及至有所見聞不樂就竟懷刺不通因出玉門陽關旁略湟中涉銀夏周視各邊隘用兵要害而還遂遊湖湘下江南其在湖南一爲提學顧公雲臣襄校試卷事畢徧訪諸名勝若晤臺愚溪南嶽朝陽巖皆有記述用抒其憤鬱焉今上之元岑公毓英署滇督有夷目馬蛤喇者探地入滇滇人殺之岑公不問以是成巨獄朝廷遣官按治世皆謂岑公且得罪矣生自湖南上岑公書稱其忠毅儻正不愧中國丈夫公愛其書命幕中及諸公子鈔錄之會公入覲道出邗江生往謁一見如平生歡遂

相邀入都公在都於讌談時謂南皮公曰龔生未爲世用此吾二人責也後岑公撫黔生襄其幕黔號瘠區歲仰他省協餉岑公至復奏減之用益絀生以爲黔中地可闢以岑公禮賢善任某爲籌策三年可化瘠爲沃無事鄰省接濟其餘力且可練精兵五千以資控禦著爲撫黔芻議方期與岑公成之後以辦梵淨山事致功不就梵淨山者錯居貴東銅仁松桃間十年前有粵賊餘黨竄踞其中山深賊蹤叵測周數千里居民受其害前撫數討不獲岑公至檄某提督往勦其時賊目死亡過半其桀僅六七人耳提督貪事權龔可老師糜餉頓兵山下不進數上牒陳賊悍山中積冰雪難用兵狀岑公審其詐乃更以事屬生生慨然馳往周訪賊情三

日馳書報岑公謂山中不惟除害甚易並可興大利將練軍悉入深山踞賊巢穴反賓爲主更募人採藥物伐材木刈竹造紙墾荒種菑苗興礦利改軍務爲善後岑公得書大喜曰吾識龔生固不爽也卽命鈔生書附檄尾行軍需局及藩臬司舉行更封原書寄某提督以愧之提督恚甚揚言欲遣人僞爲賊黨寅夜斫生塞以戕之生聞而笑曰吾來此真賊尙不畏畏僞賊耶仍留山中閱視情勢山中荒翳久徑蹊皆沒生穿林入邃值懸崖絕澗攀籐墜蹬而下或令健卒背負以行凡三閱月規畫甫定會岑公便道入山與生計事而某提督者痛生愈切岑公本用滇人得起前後左右罔非操滇音者某提督亦滇產居要久黨羽多齊力阻生謀更誘

生同事者以內外廩生事生知後此多掣肘事難成爲世笑柄乃
歎曰鸞鳳豈合與雞鶩同效所惜者黔省數百年利賴乃爲小人
所破耳今不早退恐有利刃刺懷禍出不測送岑公行往遵義後
遂設法以書辭之微行由思南入蜀蜀督丁公保楨暨鹽茶道唐
公炯皆禮重生生住蜀兩月餘游山訪勝杖屐無虛日其登峨眉
絕頂也雲水盪胸煙霞滿目飄飄乎有凌雲之想更覩佛光神燈
諸異留山中十日默坐靜思乃曰吾今者已滌盡凡慮會當修養
心性以成道庶不負此名山遊耳歸楚過夷陵與毓秀友善質證
於琴書詩酒間將擬卜居夷陵樂而終焉矣會越南事起有勸生
遊粵東者生素爲夷務切齒聞之不覺義憤復發遂航海遊粵撰
控海芻議一書刊印送諸當道大旨謂招募海盜扼要於洋面各
島其規模甚鉅而當道方議約和通商不暇顧生計已而南皮張
公由晉來督粵大整夷務所建策多與生合生復欣然親赴越邊
覽形勢冀有可爲其後越事仍以和局終張公亦不得行其志矣
生曰時事至此可歸矣歸至鄂病發遇道人陳理清者醫治獲痊
將擬偕入深山誓不復問人間事矣

楊毓秀曰玉沙生終以嘔血死果真能學道者哉然生寓夷陵時
每過柏灣輒旬日留相與攀林巒探幽勝良辰月夜撫絃動操所
彈望雲思親瀟湘夜雨諸曲何其神遠韻長閒靜超逸至今憶之
猶令人生遐思也乃一語及時局則又瞪目切齒不避一世骯髒

不自禁至無聊而託於羽流可傷哉觀其籌控海規梵淨才略壯闊矣所謂某提督者使得分與其功引以共濟且不至廢於半途雖曰數奇抑亦器量之稍褊歟傳生所自述其死之前數月以稿遺毓秀屬爲刪定置篋笥者八年矣今一展讀不勝故舊之悲乃勉爲論列之如此若生者挾策干時其古蘇張之亞其不用而自傷則又屈子賈生之操也可以愧世之竊祿而糜國者矣嗚呼其亦可謂今之奇士矣

